

许久之后,我依然无法忘记你

沈轶伦

街角 24 小时便利店的小桌板临窗。桌前一共三把高脚椅。如果在店里买了咖啡或者盒饭,可以坐去桌前食用。在那一个短暂的片刻里,玻璃窗内,坐着吃东西的顾客,成了被行人收入眼里的画面。玻璃窗外,赶路的行脚,构成食客眼前流动的风景。

若是凑巧,两眼隔着玻璃窗对上。大家都会迅速移开目光。但有时,要是一双眼睛先笑起来,那玻璃窗另一边的人,也会挪不开眼睛。

有一位老太太买了盒饭,在喂小女孩吃。小女孩看上去已经五六岁,完全不需要大人喂了。但老太太紧紧搂着她,不断舀起饭菜,往孩子嘴边送。我从店门口走过,隔着玻璃看到那个女孩,那个女孩也看到我。就这迟疑的一瞬,老太太赶紧把孩子头扳回自己这边,催促孩子继续张嘴,但孩子立刻又转头,眼睛对着窗外。她看着窗外的行人,无法动弹,机械地张着嘴巴。

过了中午用餐高峰后,便利店安静下来,但到了傍晚,又开始热闹。

放学时分,便利店里全是这个街区里中学的校服。后台的店员纷纷回到

柜前,一时,结账的滴滴声此起彼伏响起来。这是一天中,这些少年最放松的时刻。离开老师辖制,又还未回到父母眼皮下。手捧零食和小吃,他们大声叫着对方名字,起绰号,互相打趣,声音之大,几乎要把货架震动。他们在极力延长在店里的时间,直到最后不得不告别了,才三三两两散入地铁站和公交站。

夜里,一个年轻母亲领着小男孩进店了。小男孩背着印有培训机构名字的书包,提着琴盒,困倦地要求买零食,母亲答应了,孩子又要喝酸奶,母亲答应了,孩子要买冷饮,母亲又从冷柜取了出来。母亲去付钱的当口,吩咐孩子坐到小桌板前等待。男孩依言而行。此时一个环卫工人进店,灌了开水,坐在一个位子上,慢慢喝着。母亲结账完毕,走了过来,孩子大声招呼“妈妈,这里有位子”。母亲看到环卫工人,什么也没说,过来拉着孩子说“我们走吧”。孩子问“为什么啊,还有一个空位子呢。”母亲拉着小孩离开说“不为什么,叫你走就是了。要不要吃薯片?”

在小桌板前,我买来罐装的奶茶坐下喝。才发现小桌板上,放着一本留言本。打开,看见许多过往的顾客留言。有写着:几月几日,和谁一起来这家店里,买了鸡排很好吃,和朋友一起自拍;也有写:几月几日的几点,我的深夜食堂,在店里买了什么,喜欢店员小姐姐的热情。云云。

我又翻开一页,上面写着:“我是一个普通的打工族,来到上海生活不易……经过每一次失落,我都没有什么自信,可我每次还有朋友的支持,让我不再那么难过,不知道正在看的你是什么样的,我希望你好好的。我过年回不了家,只有上班还车贷,心里万难难过,也不敢和家里人谈,怕家里人担心。我想在外的你们也是这样的吧……行了,就这样吧,希望看到这里的人,你们每天开心,挣很多钱。”

还有一页上,有人写道“我要去面试啦,祝我好运。(2018年11月19日)”,空白处,另一个人写道“祝你好运!过了没(2018年11月28日)”接着,第一个笔迹再次出现,写道:“过啦!谢谢你哦(2018年12月2日)”

再翻几页,在2018年12月29日,有人写道:“0:05,许久之后,我依然无法忘记你。”

我把剩下的奶茶一饮而尽。

这是一家位于街角的24小时便利店,小桌板临窗。店里的人若坐在窗前,能看到整个街角,窗外的人要是路过,也可以将店内情况一览无余。暗下来的街道上,它彻夜亮着,像夜幕中的海湾里,一个小小的灯塔。一个人一生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那么一艘船能否在同一个灯塔下,两次遇到另一艘?



著名的曼德勒夕照映亮了干玫瑰色的红砖城墙,护城河柔光闪烁,城墙间规律点缀的城楼,楼顶是金字塔形状的奇异的木雕……难以形容的美景让我和旅伴们流连桥上边惊叹边拍照,浑然忘记了时间,等到倏然惊醒跑向皇城大门,守卫不容置疑地举起手臂,天哪,时钟在上:游客入门时间刚过!

那缅甸守卫接下来的动作我至今没想明白,他一再挥手示意我们往城墙的右方走,当时懊悔不已的我们理解为:正门已关,右面尚有边门可入。

梦游皇城

余云

于是几个女子懵懂走上如梦如幻的“老曼德勒之路”:越来越苍茫的土路像一条无尽驿道伸向远方,高墙映衬下,零落的旅人,渺远的影子……

可间隔在红色城墙间的高大白色石门每一座都紧闭着,哪有仍开放的入口?不知不觉越走越远,天色渐暗,正准备招呼大家打道回府,忽然发现一处石门中间,竟有扇凹陷在滑腻泥地上的木门虚掩着,小心走下几步扒着门缝探看,城墙里有平房、水井,还飘来一股牛粪的气味。

对我这前知青来说,久违的牛粪味让人安心——这里应是皇城服务人员住宅区吧?旅伴都搭肩扶臂爬下来进了门,兴奋欢呼:我们竟如此这般进了皇城!

朦胧里左手有个小村庄,路两旁整齐排列着单层浮脚屋,就像新加坡曾

有过的马来甘榜。老人在门廊上静坐无言,或许正嚼着槟榔;女孩或少妇倚窗朝我们微笑,那窗口恰似一个个画框;少年骑着脚踏车归来了,铃声清脆地响了两下;家家户户的灯光影影绰绰洒到路面上,风中飘来食物的香气……

跟着感觉走,村路尽头是一条较宽的马路,想去已关闭的宫殿看一眼也不可能了,黑夜里皇城无边,完全不辨方向。几个人漫无目的地游荡,像在一场梦境里。从像是营房的地方走出了三个军装男子,站在路边抽烟闲聊,也不理睬我们。岗亭前的年轻守卫被突然冒出的不速之客搞蒙了,嘴里嘟囔什么欲言又止,几秒的犹疑间,眼前儿女已鱼一般首尾相接游出了大门。

东门离我们的旅馆不太远,在旅馆近旁的餐厅,又见到了那对浓妆艳抹的一红一绿少年帮工,这是家云南移民后裔开的朴素小馆子,有美味烤鱼、酸笋和青菜豆腐汤抚慰饥肠,下午去乌本桥途中穿越集市遇见的那么多纯真笑脸,刚才皇城夜游的奇妙感觉,一起被推到脑后。

离开曼德勒后的某日,无意间被艾玛·拉金书里的一段惊出了冷汗:支付5美元,你就可以买到一张曼德勒王宫的门票……在宫墙之内的100亩区域内,你被允许参观的唯一区域是位于中央的宫殿。庭院其他部分被军政府用作军事基地,这块区域被视为军事重地。游客在进入庭院之前须写下姓名和护照号码,携带任何型号的照相机和摄像机,必须登记并支付额外



硕鼠 (中国画) 何曦

费用。他们付费去看的宫殿不是1857年开始建造的原初宫殿,只是最近建造的仿古建筑……

对于我们无缘一窥的中央宫殿,艾玛·拉金描述,“这是一个艳俗的组合:墙壁和柱子上被涂上了槟榔汁的红色,多层的婚礼蛋糕式屋顶流光溢彩得有些过分。在一间庞大的空房子里,缅甸末代国王锡袍和王后素帕亚特(Supayalat)的塑像,坐在复制的联合王座上,从玻璃窗后面目光空洞地向外看着。”

Supayalat,不也是吉卜林诗歌名篇《曼德勒》里他爱上的那个温柔细女的名字? Supayalat 也译素葩遥莱,似乎更美,但被诗人视为缅甸女性象征的贡榜王朝末代国王锡袍的王后

素葩遥莱,其实是个彪悍女人。历史从不浪漫,皇城宫殿曾上演一幕幕无比血腥的权斗宫斗。

不可否认的是,素葩遥莱一直保持着王后的尊严,无论1885年曼德勒被英军攻陷,还是后来随锡袍流放印度,有个趣闻:被英军从皇宫押送到伊洛瓦底江边登船途中,锡袍一直战战兢兢躲在她怀里,素葩遥莱却神情自若拈出一支“皇家香烟”来,招手唤英国大兵上前给她点燃。

王朝的背影是凄凉的。而变为总督府和英人俱乐部的皇宫更曾在二战中烧成灰烬。拉金说得对吗?“皇宫已被彻底翻新了许多次,现在不太可能在重新粉刷的宫墙内听到历史的回声……”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以上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优美诗句都出自《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诞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目前存世三百零五篇,故有“诗三百”之说。《诗经》的作者除极少数几首有署名外,大多出自平民和奴隶之手,最后经乐官加工修订而成,这些民歌才是《诗经》最精华的部分。

《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中国文学艺术乃至世界文学艺术的发展都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以图解方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古已有之,所谓绣像小说即为一例。在读图格外受到青睐的今天,我们将唐诗、宋词和《诗经》以英文对照、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给中外读者,旨在希冀让更多的读者共享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

从2012年开始,我们以上海中国画院艺术家为主,同时邀请杭州和南京艺术家以许渊冲先生唐诗、宋词英译本为蓝本创作了二百余幅画作,先后推出了《画说唐诗》和《画说宋词》,一时好评如潮,一版再版并被国家汉办定为推荐书。

上海作为现当代书画艺术重镇,从吴昌硕、任伯年、丰子恺、吴湖帆、林风眠到程十发、陈佩秋、张桂铭,可谓人才辈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今天艺术家创作虽然用的还是最传统的笔墨纸砚,但笔下诠释古人的《诗经》、唐诗和宋词的格局和眼光却完全完全是现代的,因而作品别有一番深意并散布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似乎多少还有点穿越的味道。《画说诗经》继续选用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诗经》英文译本。从事翻译工作已七十有余年的许渊冲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翻译家,他的译文追求“信达优”,有“译笔生花”之誉。他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译成英法韵文,将《包法利夫人》《红与黑》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译成中文,曾先后出版中外经典著作数十部。

2014年许渊冲先生作为亚洲首位荣获国际翻译家联盟“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的翻译家也是实至名归。我们与他合作多年也属有缘。这次上海中国画院陈冷、戴敦邦、施大畏以及北京的刘金贵、张见等19位艺术家联手创作了百幅《诗经》绘画作品成就了《画说诗经》,“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秦风·兼葭》)……终于为画说中国传统文化系列三部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水一方



夜光杯

春天说来就来了。一时间,朋友们似乎都在圈里晒各种春花烂漫的照片,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语人生。

到目前为止,我竟还没有悠闲地观赏过春天,我只在匆匆驶过的公交车上瞄到过美得令人屏息的新开满树的紫玉兰,如此崭新优雅地掀开春天的姿态,实在是一掠而过的惊艳与遗憾。同样也是在车上,我曾眼看着白玉兰耀眼在阳光下的石库门墙头,眼看李花满树的热闹让街边的花圃变得生动活跃起来,眼看樱花忽然之间就开遍了每一块绿地,或密或疏,展示着春天那最富少女气息的姿态。特别富有喜剧色彩的莫过于在虹口公园瞥见的大面积的油菜花,它们金黄灿烂地铺陈着,昂昂然从农村田野挺进都市绿

地带,一大片高光堆叠的金色直要亮瞎游客的眼。那么多尽情盛放的花儿,随处提醒着我们,春天永远有一种超拔于世俗日常的特别魅力。尤其是那些在阳光下粉嫩轻盈如半透明云霞的樱花,美得那么肆意又偏偏那么娇弱无力,如婴儿般全不设防一片纯真,谁能说那些花树只是在开花,而没有在活泼泼地笑着呢。一个人怎么能拒绝这些花树发出的关于生命的邀请呢?

自从女儿上了初中,生活节奏就陡然一变。每个周末,我都要陪女

儿上各种辅导班,整天在外奔波。我的周末时间被切割成一块块,而缀补这一块块任务的缝线,则是一顿顿的快餐或简餐,忙碌的家务活,以及偶尔抓住机会打个盹的奢侈。我并没有走出去近距离感受那些只在春天到访的可爱嘉宾。我把春天变成了一个个与我擦肩而过的普通季节,就像我之前潦草地度过的那些季节一样。

又是周末,院子里的茶花又盛开了,红的一树,白的一丛,娇艳无比,我远远望着它们一眼,匆匆出了大门。如果这两丛茶花每年都在我的楼下盛开,每年都如此单纯地问候世人,我又怎忍心年年辜负它们呢。也许明年,我可以好好地,隆重地,向春天报个到。

春天来了

朱自奋

粗茶淡饭话养生

郑自华

我已年过七旬,平时不吃补品,也很少锻炼身体,但是我的各项生理指标都很正常,这和我平时注意饮食养生有很大关系。

《黄帝内经》说:“人绝水谷七日死。”“食之养人,全赖五谷”(李渔《闲情偶记》),可见五谷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

饮食是最重要的养生。可是,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懂这个道理,有的人每天只吃两餐或者吃四餐(第四餐即宵夜),尤其是经常吃宵夜,危害性更是十分巨大。要知道,多吃半夜饭,少吃年夜饭。我个人的饮食规律,三顿饭从不“脱班”,不多吃,少吃,平时只吃七分饱。我喜欢保持一点饥饿感,古语说,要得小儿安,

略带三分饥和寒,小儿如此,大人也如此。说来不信,我吃饭是讲“数量”的,我多年前吃饭,只吃两小碗,不多不少,有人问吃饱了没有,我回答,我只吃两碗。现在是半小碗米饭,米饭里掺五谷杂粮。

粗茶淡饭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并不是说我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早饭大饼油条是我最爱,面包馒头也喜欢,如有泡饭加乳腐或者咸蛋,那是最合吾意。中午面条,放点辣酱,浇头是隔夜的剩菜,于我而言就是美味佳肴。晚上三四只菜,有荤有素,荤蔬搭配,价格适中,经常换品种。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写到:

“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进自然也。”

我这个人挑食的,喜欢吃,多吃一点,不喜欢吃的,就少吃一点,这是为了保证营养的均衡。大千世界诱惑很多,美食尤其如此,中国各大菜系,特色小吃,为此有人发出感慨,唯美食不可辜负也,我也喜好吃美食,但不可辜负不等于没有节制。节制很重要,要有能够抵制诱惑的自律,我以为以下三种情况最会放纵自己:吃酒水(主要指参加婚宴),一般而言婚宴的标准都比较高档,桌上放的都是名酒,有的人以为,此时不吃,更待何时?于是吃到松皮带,老酒喝到糊涂;吃免费,有时餐桌

会上免费提供碳酸饮料,有人抱着不吃白不吃的想法。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嗜好碳酸饮料,每天要灌上几瓶,结果年纪轻轻就患骨质疏松症,三十多岁就躺在床上,看病要父亲背着下楼;吃自助餐,有的人抱着将本钱吃回来的想法,扶着墙进来(饿昏),扶着墙出去(吃撑),吃了中餐吃西餐,吃了海鲜吃甜食,挑价钱贵的吃,这种暴饮暴食对身体是极大的伤害。我一直开玩笑说,现代人没有饿死的,只有吃死的。总结我的饮食养生经验,自拟了一首打油诗:吃多吃少,三顿饭顿顿不落,须有规律;吃好吃坏,各样菜样样都吃,注意节制。

七夕会